



形態誇張的青銅人頭像、神秘的跪坐銅人像、驚艷絕倫的太陽神鳥金飾、造型奇特的豬形漆盒……「問蜀——東周時期的蜀文化特展」正在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陳列廳展出。此次展覽匯聚了四川、湖北、陝西3省25家文博單位的300餘件展品，以設問的方式展開敘事，不僅清晰回答了古蜀文明「你是誰？」「你從哪裏來」「你去了哪裏？」等問題，同時更展示了特立獨行的古蜀文明一步步匯入中華文明歷史長河的進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張騫紀念館送展的「商代青銅牛面輔首」（左）和「商代青銅人面輔首」（右）。



▲出土於湖北荊州的戰國末期豬形漆盒。

▶戰國中晚期三聯盤陶盞



◆出土於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銅人頭像。



◆出土於四川茂縣的牛首銅鑊。



◆現場展出的戰國銅鐘。



◆遊客參觀現場展出的東漢李冰石像。

川鄂陝逾300精品文物聯展

撥開歷史迷霧

探尋古蜀文明

本次展覽由四川省文物局、陝西省文物局聯合主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承辦。展覽聚焦東周時期的蜀文化，分為「你是誰——特立獨行的古蜀文明」「你從哪裏來——多元文化碰撞下的蜀文化」「你去了哪裏——蜀文化匯入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三個單元。其中，第一單元，系統展示了古蜀文明的源起和由來。

特立獨行 高度繁榮

據介紹，距今4500至3600年，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蜀先民，修築了八座史前古城，創造了高度繁榮的文明，締造了一個社會安定、生活富足、崇尚神祇的世界。這些古城彷彿一連串神秘的密碼，散發着獨特的魅力，至今令人遐想萬千。

雖然古蜀文明高度繁榮，但遺憾的是缺少文字記載，這段歷史一直是一個謎。在漢代思想家揚雄著的《蜀王本紀》及東晉史家常璩著的《華陽國志》中，古蜀國歷經蠶叢、柏灌、魚凫、杜宇、開明等5個王朝。這些傳說確有其人，還是確有其事？這些古國又是如何發展和更替的？長期以來，諸多的謎題讓古蜀文明越發神秘，直到「一醒驚天下」的三星堆遺址的發現，使獨具特色且神秘的古蜀文明闖入了人們的視野，而隨着桂圓橋遺址、寶墩遺址、金沙遺址、十二橋遺址等重要遺存的相繼發現，也為大家清晰勾勒出古蜀文明的發展歷程。

此次展出的出土於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銅人頭像和跪坐銅人像，引人注目。其中銅人頭像面容清瘦，表情威嚴肅穆，誇張突出的眼睛讓參觀者瞬間有一種神秘、莊嚴的視覺感受。跪坐銅人像形體較小，但卻刻畫得栩栩如生，銅人側跪，兩手置於腰間，雙目前視，頗為罕見。展覽現場專家表示，居在三星堆的古蜀先民，信奉神靈，崇拜太陽，以魚、鳥為圖騰，營造出人神得以共舞的和諧世界。三星堆文化的特立獨行與神秘璀璨，也為古蜀文明的發展翻開了新篇章。

古蜀中原 關係密切

與三星堆文物造型極其相似的展品，還有來自陝西漢中張騫紀念館的青銅文物「商代青銅牛面輔首」和「商代青銅人面輔首」。特別是青銅「人面輔首」，形似人臉，額部有兩個穿孔，眼部微凹，鼻有兩孔，裂嘴露齒，上下牙齒排列整齊。其凸出的眼球與三星堆青銅縱目人面具中凸出的柱狀「縱目」造型相似，但與三星堆青銅縱目人面具凸出的瞳孔不同，這件「人面輔首」的瞳孔則

是鏤空。專家推測，可能兩件青銅面具使用方式有異，陝西漢中出土的商代青銅人面輔面瞳孔鏤空，可能是為了方便更好地佩戴。

「陝西漢中與四川相鄰，神秘的巴國人（後併入蜀國）曾活躍在川陝交界地區。」專家表示，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尊、青銀壺等，基本上都是仿照中原同類青銅器器的形，只是在紋飾風格上更具蜀地特色。而與中原文化最具共性的，是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用於祭祀儀仗的玉璋、玉璧、玉璽，它們與二里頭、殷墟出土的同類用於祭祀的玉器非常相似。因此從造型和功能上亦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國深受中原禮儀文化的影響。此外，三星堆還出土了與

中原二里頭文化相似的鑲綠松石銅牌飾、陶盃等，留下了與中原文化相關的諸多痕跡。

專家告訴記者，三星堆文化中出現的中原文化因素，不僅系統勾勒出其發展脈絡，同時也清晰表明，古蜀文明閉而不塞，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周邊文化保持着密切聯繫，不斷汲取着商周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等主流文化的養分。從這些文物的內在聯繫可以看出，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化關係密切，是中國青銅時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秦併巴蜀」促進文化大融合

從三星堆到金沙，古蜀先民的政治、儀式中心從鴨子河畔遷至成都平原腹地，他們用特有的方式彰顯着四川早期文明獨有的浪漫。東周時期，古蜀社會從神權政治轉變為以軍政王權為特徵的社會。公元前316年，秦併巴蜀，獨具特色的蜀文化，不僅隨着秦人對成都平原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長期經略，而逐漸與其他文化元素相交融，同時也伴隨着秦國的萬乘之軍不斷向外擴展至各地。

秦併巴蜀後，在蜀地置郡守、建都城，並興修水利、重農桑，其中最被後人所熟知的就是「李冰治水」，此次展覽亦展出了身高達290厘米的東漢李冰像。公元前256年，李冰任蜀郡太守，其間他跋山涉水實地考察，並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這也是目前世界上修建時間最早且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其建成2000多年來，始終發揮着引渠灌溉的作用，是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最重要的保障，也為秦的統一奠定了基礎。而秦朝建立後，成都平原由秦統一大後方，變為大一統政治下的地方郡縣，在空間上歸入秦帝國的版圖，在文化上也將獨具特色的蜀文化納入了中華文明的整體發展進程之中。

專家表示，此次川鄂陝三省聯合展示古蜀文明，不僅系統揭示了以三星堆、金沙遺址等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由來、發展，同時亦梳理了蜀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發展序列，強調了巴蜀地區對秦的統一所作出的突出貢獻，展示了古蜀文明如何一步步匯入中華文明歷史長河，揭示了中華文明兼容並蓄、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以及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及特徵。

透過出土文物感受古蜀先民的勤勞智慧

古蜀文明雖然還未發現文字記錄，但隨着眾多古遺址的發現以及眾多文物的出土，充分展現出自商代晚期至東周時期，在不同區域文化的交互碰撞下，古蜀先民勤勞和智慧，以及非凡的創造力。

「這件來自成都博物館的狩獵紋銅壺，保存完好、造型獨特、工藝精湛，被成都博物館視為館藏代表性文物。不僅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為研究早期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同時也是戰國時期蜀地人們社會生活的寫照。」在現場參觀時，很多講解員都會提醒觀眾注意一件狩獵紋銅壺上的文化符號和信息。

據悉，這件戰國狩獵紋銅壺高40餘厘米，銅壺的主題圖案有羽人仙鶴圖、狩獵圖、三足鳥向日圖等，描繪了人們手持武器，與獵物進行激烈對抗的場景。無論是狩獵場景、人物形象，還是動物形態，都被刻畫得精細入微、栩栩如生，整個壺身由下至上，似乎是整個戰國時代蜀人生活的縮影。

「太陽神鳥」寓意古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此外，展覽展出的商周「太陽神鳥」金飾，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圖形標誌（logo）的文物原型。現場亮相的雖為複製品，但因其薄如蟬翼的製作工藝、文物所展現的古蜀人對農業和天文曆法的重視，也吸引大批觀眾駐足觀看。

據介紹，這件商代太陽神鳥金飾2001年出土於成都金沙遺址，總體呈圓形，由含金量高達94.2%的金箔片製作，圖案分為內外兩層，經過精心刻畫、切割而成。外層分布有等距的12條象徵太陽的光芒組成，內層由4隻首尾相接的逆時針飛翔的太陽神鳥組成，整個圖案均衡對稱，充滿動感。體現了古蜀先民的勤勞與智慧，以及追求自由、美好、團結向上的寓意。

「物勒工名」銅戈：「成都」城名最早物證

「物勒工名」是春秋時期開始出現的一種制度，指器物的製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檢驗產品質量和追查責任。

「秦併巴蜀」後，在秦的經略下，成都平原逐漸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展覽展出的「九年相邦呂不韋」銅戈，不僅是這一歷史進程的見證，也是秦國「物勒工名」生產制度的真實反映。

這件來自四川省青川縣文管所的銅戈，正面銘刻「九年，相邦呂不韋造。蜀守宣，東工守文，丞武，工極，成都」，反面銘刻「蜀東工」「相邦呂不韋」。其中，「九年」指秦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相邦呂不韋」指當時的秦國丞相呂不韋，「蜀守宣」則指當時的蜀郡守

「宣」，「東工守文」是指生產這件兵器的官營兵器作坊的長官「文」。在一件兵器上把各級機構負責人的名字都鑄上去，足見秦工場管理制度的嚴格。

此外，銅戈上銘刻「成都」二字，說明「成都」一名至遲在公元前238年就已經存在，是迄今發現最早有明確紀年且銘刻「成都」二字的實物資料，對成都市發展史的研究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九年相邦呂不韋」銅戈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霸氣穩固的霸王根

枱子是中國傳統傢具中常用的支撐結構，以增加穩固性和耐久性，具有特殊的榫卯結構。而其中，有一種枱子名字十分特別，被稱作「霸王根」。

《史記》記載：「籍（項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而霸王根的名稱，正是源自於霸王舉鼎的形象。以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命名的此種枱子，有着堅固的結構，承重能力出色，穩定而耐用，命名可謂形象至極。

從霸王根的圖解結構，可以看出它並非安裝於明面之上，而是從腿足靠上部對內的角開始彎曲向上，並固定在桌面底部的兩條穿帶之上，以銷釘固定。此舉既可以支撐起桌面，又對桌腿有固定的作用，且為了避免在桌下妨礙到使用者，更以軟圓角作「S」形轉折，富有剛柔並濟的衝突感與穩固強韌的實用性，盡顯古代設計者的匠心獨運。安裝的時候，只需要將霸王根的榫頭插入腿足上的榫眼，向上嵌入，即可牢靠地勾掛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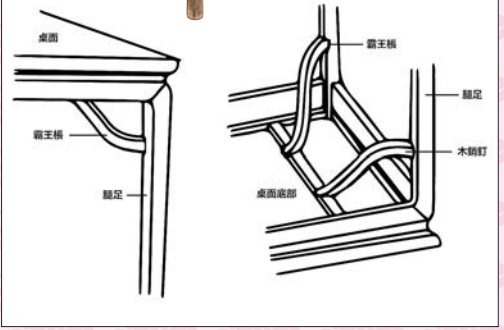
霸王根常見於方桌、方枱之上，筆者收藏了一張「明末清初黃花梨琴桌」，便是採用了此類枱子。琴桌雖然線條簡潔，裝飾有精美而不繁縟牙條雕飾，卻採用了這種舉臂擎天、孔武有力的榫卯結構形象，在加固桌案的同時又不至於破壞其清秀的造型。

2021年4月，香港蘇富比拍出一對「明末至清初黃花梨六方枱霸王根條桌」，連佣成交價為2437.5萬港元。此對黃花梨霸王根條桌造型簡約爽朗、線條明快，上斂下舒，整體以直線為主題，極富剛陽之感，再配以霸氣十

足的方枱霸王根，充分體現了古人對直線與曲線、方與圓、橫與直之間微妙平衡的掌控力，設計美觀大方，古樸的韻味中蘊含着典雅之氣、自然之美、靜謐之感。



▲明末至清初黃花梨六方枱霸王根條桌成對（圖片來源：蘇富比）



▲明末清初黃花梨琴桌

▲霸王根圖解（圖片來源：網絡）

恒雅藏珍